

圈養

這是某明星國中開始牧羊的故事。

我也就讀那所明星國中，國二，十四歲。約莫是我的十四歲生日過後不久，校長突然在某次集會上宣布學校要開始牧羊。如同童話故事裡敘述的那樣，只是改成以學校操場的橢圓形當作圈圈，把羊群圈養在內，就這樣，我們開始當起牧羊人。起初大家都覺得有些奇怪，但時間一久，也就習慣了。

不知道和我們班是資優班有沒有關係，我們班被指定在每天第八節的時候去牧羊，其實工作很簡單，只要把羊群從操場的這一頭趕到另一頭就行了，甚至有些羊十分乖巧聽話，根本不需要趕，就會自己走動。不過，當時校長特別叮囑我們，千萬不能讓羊溜出操場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

然而，故事的發展常常是這樣的，一旦有了某項規矩或限制，勢必有人會突破那條隱形的線，不論他是有意還是無心的。

有一次，有一隻小羊趁著所有同學都沒注意時，真的跑出學校外了。等到上新聞了，我們才發現自己闖下大禍，而新聞標題是這麼寫的：某明星國中圈養小羊脫逃，竟慘死高速公路輪下。

小羊失去性命固然令人難過，但因為實在太害怕要被學校處分，我們幾乎無暇哀悼那個小生命的逝去。

我還記得事情發生後的那次集會，天空變得好低、好低，彷彿只要再靠近一點點，就能觸及那巨大且柔軟的惆悵，它落下幾滴眼淚，人工草皮就被浸潤得像是黑色地毯。雨無法控制地越下越大，最後，我竟真的聽見哭聲——從講台上傳來——校長哭得好傷心，連旁邊的導師都拿著手帕拭淚。天空沒有停止哭泣，也沒有人撐傘，斗大的雨滴叭搭叭搭地打在我的眼鏡上，讓我看不清同學是不是也在啜泣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校長終於開口：「好了好了，我想大家真的很難過小羊離開我們，但是，大家也要好好振作，我希望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，好嗎？」語畢，他以一種小狗狗被淋濕的眼神望向我們，我們也大力地點點頭，如同戰士在連續吃了好幾場敗仗之後，視死如歸的那般哀戚壯烈。

在那樣的場合，只要是人，都會落下幾滴眼淚，縱使心底不明白那樣的悲傷究竟是為了什麼。在我們闖禍的人看來，至少校長沒有氣得跳腳，記我們幾支警告，我們也不用承擔任何責任，已經鬆一口氣了。但也正因為如此，整件事情略

帶了點詭異的氛圍，只是所有人都被無以名狀的悲傷壓得喘不過氣，沒空思考這些事情到底合不合理。

所以……一隻小羊真的、真的有那麼重要嗎？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校長哭，第二次是在電視上，他被記者團團圍住的時候，「其實我們都知道，小羊很難獨自在外面生存，我們也明白看管小羊非常重要，這次真的是我們的疏忽，以後絕對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。」接著電視鏡頭拉遠，校長在無數支麥克風底下，深深地鞠了躬。十四歲的我看著校長在電視上哽咽地道歉，心裡也覺得有些愧疚，畢竟是我們把小羊搞丟的。

只剩二十九隻小羊了，也許是冥冥中註定缺一，因為我們班也只有二十九個學生，第三十位學生在校長宣布開始圈養小羊時就轉學了，有人說他對羊過敏，也有人說他們全家要移民去美國。沒有人追究真正的原因，反正班裡少了個學生，幾乎不會造成任何影響，對我們是如此，對老師也是如此，對學校當然也是。

我們仍然維持每天第八節牧羊的習慣，如校長所希望的，再也沒有一隻小羊跑出去。

不過，幾個月後，也就是我要升國三的那個暑假，發生了一件稍微奇怪的事情。這件事確實在我的記憶裡，卻很模糊，每次想起，我都只能想到那顆快要燒起來的太陽，紅紅暈暈的一大片，搖搖晃晃。如果腦袋是一個房間，那太陽便是剪碎了的野火，肆意燃燒，把原本寧靜平和的木質地板燒得滋滋作響。

身為明星國中的資優班學生，升國三時必須放棄暑假，這是所有學生都認知並坦然接受的，畢竟明年就要考高中了，為了考上第一志願，這點兒犧牲也不足掛齒。於是別人玩耍，我們上複習課；別人的冰棒在手中融化，我們的汗卻被老舊而喀喀作響的風扇吹落，滴在解不出來的最後一道題上。話雖如此，卻沒有人抱怨，想那些讀書以外的事，只是浪費時間而已。

暑期輔導開始的第一個禮拜五，早已過了放學時間，我們班卻還亮著燈，大家自動自發地留下，檢討剛剛的考卷。

「我不懂，這張圖上的太陽跟地球怎麼那麼奇怪？」我旁邊的同學 S 指著考卷問我。

「因為這題是在問……」還沒說完，一片巨大的橘紅色掃進教室，整個空間像被撞進紅色的迪斯可球裡，籠罩著幾近飽和的暖色調。

不到幾秒鐘的時間，我們全班都朝西邊的窗外看去，沒有人說話。

夕陽像膨脹似的，離我們好近、好近，彷彿只要再靠近一點點，整座學校就會被

這顆巨大火球吞噬。我低頭看了看手錶，六點五十七分，照理來說，夕陽應該早在十分鐘，或更早以前就落下了才對。

我們好像全埋進了異次元空間裡，隨之而來的是強烈的光，明明是二十八度的夏日夜晚，卻也不覺得熱，反而溫暖得讓我幾乎忘了自己是留在教室裡的國三生，有那麼一瞬間，我彷彿看到桌上的考卷和課本都融化了，接著是教室與瓷磚，最後只剩操場上的幾根小草。

耽溺於迷幻的橘紅色裡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突然有人大叫：「啊！」

我們好像失去了靈魂，任由外在的聲音或顏色擺布方向，剛剛是集體地往西，現在是集體地往班長看去。「我們忘記牧羊了！」班長焦急地大喊。

忘記牧羊的原因其實不太重要，考生忘記讀書以外的事情也是理所當然，只是這是我們牧羊以來，頭一次忘記。大家在漸漸轉弱的紅光之下議論紛紛，沒有老師的國中生跟失去圍籬的羊群差不多，並非沒有想去的地方，只是不敢輕舉妄動。整個教室依然鬧哄哄的，誰也聽不見誰說話，於是最後班長決定：先去操場看看，畢竟時間晚了，若羊群都睡了，也沒辦法牧羊。

我們走下樓梯時，山頭的稜線悄悄地收起夕陽，天色昏暗，我們只好拿出手機，開啟手電筒的功能。

就在我們用微弱的光線搜尋羊群時，我又看見了。

我又看見那顆紅得快要燒起來的太陽。

那是羊的眼睛，二十九對鮮紅色的瞳孔直盯著我們，襯著深色的天空，格外詭譎可怕。

那不是被光線嚇到的小動物的樣子，在那個夜晚，牠們感覺比平常更高大，鮮紅色的眼睛使羊毛更白了，在我們和小羊都停住不動時，我想像小羊越長越大、越長越大，直到可以一腳輕鬆地跨過操場、越過高速公路，然後奔向長著紅色草的土地。

牠們的視線沒有絲毫游移，就是直直地往我們的方向看，我無從得知牠們是本來就集體地望向這裡，還是被手機的光線吸引，我猜其他人也有一樣的疑問，只是大家都被這一下子進入視線的紅色眼睛嚇到了，跟剛剛一樣，沒有人說話。

「羊的眼睛……應該是咖啡色的吧？」班長首先打破沉默。

「不知道……誰沒事會注意羊的眼睛啊？」

牧羊的時候，我們只想著快快把羊群趕到一邊，從來沒有仔細觀察過羊的樣子，更別說眼睛的顏色了，畢竟沒人會注意乖順小羊的眼睛中藏著什麼。

很久很久以後，我才恍然大悟，紅色代表了什麼情緒。

然而，那二十九對狹長的火球，卻像夕陽一樣，轉眼間便消失在夜色之中，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，小羊們逕自走回羊舍，留下還愣在火球上的我們。

隔天我們和老師說起這件事，卻沒有老師願意相信，嘴裡只嚷嚷著：「資優班真辛苦，讀書讀得太累了，還出現幻覺。」之類的話。

直到畢業，我們再也沒有看過炙熱的羊的眼睛。

於是那個夏日夜晚，那顆巨大的夕陽，那些鮮紅色的羊的眼睛，在我們的記憶裡漸漸褪色，褪成很淡很淡的紅色，幾近透明，像是樹皮上一道細小的紅色刻痕，似乎想提醒我們什麼，卻沒人記得。

國三整整一年，我們依然讀書、考試、牧羊，偶爾穿插一些校內外競賽還有上台領獎，生活像在操場上不斷繞圈，考試便是跑道上的障礙物，即便不小心絆倒，還是只能站起來往前走，因為學校又要設置下一個障礙物了。

在莫名其妙成為田徑選手的日子裡，牧羊反而成了我們能稍微喘口氣的機會。因為牧羊的時候，我們才終於得以離開跑道，走進操場的圈圈。把羊群從這邊趕到另一邊的同時，內心深處的自己好像也被掏出來，跟著小羊來回奔馳，也許是少了教科書與考卷的重量，我們才能踏實地跑在真真實實的草地上、才能感受迎面吹來的風。

縱使我們仍然是在圈圈內「放風」，但沒有人介意。對我們而言，待在圈圈裡面是再好不過了，畢竟一踏出圈圈、一回到跑道上，又有無數奇形怪狀的障礙物朝我們迎來。

只是越靠近大考，越多人開始跟著羊走。明明我們應該要把小羊趕到另一邊去，卻有越來越多人就只是跟著羊走，幾天過後，羊群突然像聽懂人話似的，時間一到，便自動自發地來回走動，我們像落入一個安全且舒適的圈套，跟著小羊，實踐某種安穩的輪迴。

班上的每個人都很努力，也都各有其天賦，「這些人要考上好學校應該不難吧！」某天午休睡不著的我看著身旁的同學，邊玩著筆邊這麼想。

確實，到了放榜的日子，連平時算是吊車尾的我都上了第一志願，大部分的人也都考上了不錯的高中。

時光飛逝，歲月匆匆，轉眼間十五年過去了，我接到要開國中同學會的電話，想著能見到許久不見的老同學，實在太高興了，於是我帶了幾袋禮盒，有人買了幾

瓶高級的陳年紅酒，你一言我一語，大家便在居酒屋裡談起陳年往事，酒酣耳熱之際，有人提議回學校看看，雖然時間晚了，但能看到記憶中的學校便已足夠。

十五年了，校長已經換過好幾任，當時教我們的老師也早就退休，就連大樓與圍牆都翻新成我們認不出來的樣子。唯一不變的是操場——依然是深紅色跑道中間夾著一圈真材實料的綠草地。

「你們看！羊舍還在這裡！」聽到同學的吆喝，全部人都湊了過去，而映入眼簾的竟是一隻隻熟睡的小羊，那安穩的睡姿幾乎把我們拉回十五年前，無數個安穩繞圈的日子。

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！」誰知道數著數著，竟然把自己給嚇壞了，「還是二十九隻小羊欸！」我大叫，瞬間打斷大家回憶的思緒。

「應該是傳統吧！也許之後的小羊也沒有刻意增加。」

「還是你數錯啦！現在那麼暗，小羊們又都睡在一起，很不好數。」

「對啊，都過多久了，不可能是當初的那二十九隻羊吧？」

大家又開始議論紛紛，相比十五年前的討論，如今的談話內容變得理性多了，只可惜小羊們依舊緊閉雙眼，沒有要起床回答問題的意思。

我再次端詳牠們，那不用碰觸就知道的柔軟被套，是新生小羊才有的潔白衣裳，還有牠們耳朵旁邊的小細毛，也是羊寶寶的特徵之一……「牠是缺耳！」突然有人這麼說，缺耳是我們當時少數能辨認出的小羊，因為牠左邊的耳朵有兩個半圓形的缺口，於是就有了這個綽號。

越是仔細地看那隻耳朵有缺口的小羊，大家的表情越是從驚喜轉為驚恐。

「不可能……缺耳如果還活著，也早就垂垂老矣了，怎麼還跟當時的小羊一樣！」

「一定是我們想太多了，哎呀，大家剛剛是不是喝太多酒了？」

「但牠就是缺耳啊！」

「難道……小羊都沒有長大？」

也許是因為沒辦法爭出個答案，討論的聲音與遲來的夜色一樣，漸漸轉弱轉暗，大家也默默從羊舍前散開，紛紛走向操場邊緣，一邊繞著跑道一邊聊起當時的趣事，我也跟著走，跟著回憶繞圈，繞十五年前的圈。

忘記已經走了多久，等我再次回神時，大家依然說著話，但與其說是聊天，不如說是喃喃自語比較貼切，這麼說有些奇怪，但確實如此，當我走回操場中央，卻沒有人注意到我，他們只是自顧自地走，像極了某種宗教的信徒，眼睛直視前方，

不斷地繞圈。

「你們不要嚇我啦！這麼晚，我們該回去了吧？」我大聲地呼喊他們的名字，卻沒有人回答，他們甚至沒有轉頭，於是我跑向離我最近的同學，大力搖晃他的肩膀，試圖把他從可怕的輪迴中搖醒，但他卻無動於衷，依然往前走。

我嚇得幾乎崩潰，只能癱坐在操場中央，從模糊的視線裡，我依稀可見繞著圈子的人，沒有人發現我哭了，不，根本沒有人看見我。我逃跑了。

噙著淚水，我開始狂奔，十五年前的片段一幕幕閃過腦海，讀書的我、考試的我還有牧羊的我，畫面像重新塗上顏料似的，突然變得清晰鮮明，我死命地往前跑，跑出操場、翻過圍牆，就在我跳下圍牆的瞬間，一道很強的力量把我往後拉——「碰！」我跌落在圍牆旁的人行道上。

然而，重重落下的不只有我，還有片段裡的自己，我親眼看見它們摔碎在地上，不論我再怎麼努力回想，都只能想到那些場景：課桌椅或黑板、操場或羊舍，十幾歲的自己消失了，只剩老師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字的沙沙聲，迴盪在空空的記憶裡。奇怪的是，儘管那些片段少了人，卻看起來依舊和諧，仍然可以合理地存在。

我發現體內有某些東西在改變，不單單是記憶而已，是藏在內心深處的某種情緒，很混亂卻也異常清楚，我繼續往前跑，縱使不知道目的地，但可以肯定繼續前進是對的，是那股即將湧出的情緒推著我往前。

迎著強風，我跑上高速公路，突然間，眼前一道巨大的陰影閃過，失去光線的我慢慢停下腳步，抬頭一看——雪白色的毛在月光下閃爍著，完美的頸卻流下鮮紅色的血，牠張著大大的眼睛看我，好像想跟我玩，卻動不了牠受傷的脖子。

那是第三十隻小羊，因為跑出學校而死在高速公路上的那隻。

看到那個躺在病床上的人了嗎？

那是我，因為跑出學校而差點死在高速公路上的明星國中資優班學生。

我醒來以後才發現自己出了車禍，目擊者說一個國中生在晚上突然衝進滿是車流的高速公路上；醫生說幸好我命大，才可能被車子撞到之後只有手腳骨折；新聞說幸好我活了下來，不然社會就痛失一個未來菁英；媽媽說我被送進救護車的時候，手上還抓著放榜通知單。